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为了归来的告别

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春迟。

总有陶片和青铜器出土的青州，12月的气候是寒冷而干燥的。耸立在南驼山和云门山上的石窟，阳光晒不到的凹处残留着第一场雪的遗迹。瘦弱的河流结着一层薄冰。成群的麻雀从一棵杨树飞到一棵柳树上，或者相互追逐着，抖动着翅膀落在一棵槐树上，在那里叽叽喳喳。所有的树木都是光秃秃的。收割后的田野上，没有了虫子的低吟浅唱，老鼠在它的暗道中飞快地窜行。

日子一直是平静而缓慢的，很多年来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温度、湿度、风向、降水的方式和地上的颜色。但在这个冬季来临的时候，空气中充满了不安。到处在流传着入侵金兵要来青州的可怕的消息，反对朝廷的地方兵变和平民起义也在不断地发生。

夜晚在天地之间鼓涨着，充满了沉郁的期待。

归来堂的屋檐斜垂着，在冬季里是使人温暖的景致，因为它像一个男人棉帽子的护耳，紧紧地防护着下面的一切。而在夜晚，它只是一个隐约的轮廓。墙壁和窗子隐没在黑暗中。里面的人沉睡着或者醒来。

当女仆行香来到夫人易安的床前准备叫醒她，易安早就自己醒了。她在黑暗中闭着眼，先是听到风声在屋顶上滚过，在窗前扭动着划过，后来就没有任何声息了。她睁

开眼睛，想看透黑暗，但目光被黑暗吞掉。她又努力地试了几次，但眼睛是斗不过黑暗的，她不再用这种力气，脑海里各种各样的信息便又在黑暗中旋转。行香手中的蜡烛照亮她的房间时，它们立刻都消失了。

易安看到女仆发红的脸在烛光中和往常一样果敢自信，头发梳得服服帖帖，一看就是醮了水梳的，这是她的习惯，很多年来都没有改变。她手中的蜡烛歪斜了一下，烛泪扑簌簌往下掉，点点滴滴，都落在易安浮动着的心上。为了掩饰伤感的情绪，她不等行香开口，就先问道：“现在是几时了？”

“鸡叫三遍了，夫人。”

行香为自己昨晚的疏忽暗暗自责，因为两幅墨绿色的床幔还像白天一样挂在铜钩上，昨晚她忘记给夫人放下了，这显得她的主人的休息很是潦草。

行香把蜡烛放好，为易安拿来昨晚就准备好的衣服，一件及膝丝绸棉袄，紫色的，是行香新做的专为夫人路上穿的；一件黑色棉裙，夫人只穿过几次，但已存放多年。

多年来，易安已习惯这青州乡间的测时方式，白天，那永不失约的太阳的影子就是标准，日出之前，就靠乡间那些精力旺盛、底气十足的公鸡了。在青州这最后一个黎明之前，她想起 20 年前的一些个黎明，那是她与丈夫赵明诚居住在汴京的日子里，每天清晨，巷陌里铁牌子的敲打声就传进窗口，那是寺院的行者、头陀在报晓。她知道，最早的时候，铁牌子的敲打声只是一个伴奏，主调却是行者们的沿街高叫：“普度众生，救苦救难，诸佛菩萨……”是提醒人们勿失时机念佛，日子久了，他们倒成了职业报晓者了，因为那铁牌子的敲打时间每天都准确无误。铁片铮铮自门前掠过，倒也别是一番味道。

回味着那遥远年代的声音，易安又躺了两分钟。

行香明白，昨晚她为夫人在澡盆里放的中草药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那是一种能解除疲劳的草药，是她的丈夫，也是这归来堂的管家抱安在夏天时采回来的。她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夫人的面容比任何一个早晨醒来时都要憔悴，眼睛明显浮肿，皮肤干燥偏黄，散乱在枕上的长发不再像过去那样为她的脸增添媚气，而是开始帮倒忙了。夫人这一个月里太累了，一直在为行程做着准备。就是昨天晚上也是一直忙到子时才洗了澡睡下，到现在不过才睡了几个小时。行香不想这么早就来叫醒夫人，但是，她不敢违抗夫人的吩咐，如果没有按计划行事，夫人就会发脾气。

尽管如此，行香还是小心提醒了一句：“夫人，外面下雪了，还是雪停了再走吧。”

“下雪了？”易安迅速穿好衣服，走到窗前，将木窗打开了一条缝隙。

窗外蓝幽幽的黎明中，雪花黑色的影子正旋着，不疏不密，不紧也不慢，像一些无处可归的鬼魂。是夜里的风送来了它们，纯洁地铺满蓝幽幽的一庭院。过一会儿，天大亮的时候，那上面将落满凌乱的男男女女的脚印，然后在无论什么时候出来的太阳下，这个院落将没有任何痕迹。

易安放下窗帘。她没有犹豫。

“还是早些上路吧。”

因为，她做事向来不愿打乱计划。因为，传说，一支陌生的军队就要来临。

这是公元 1127 年 12 月里的一天。雪就这样寂静地下着，没有一丝的风。

如果不那么严格地计算，这应该是金兵南侵两年的日子，是宋徽宗匆忙传位给宋钦宗两年的日子。对于易安来说，它是这样一条界线：它割裂了她的命运，它让潜藏在

命运底部的东西沸腾着浮上表面，飘向不可知的地方。只是易安还不知道这个日子意味着什么。她所知道的是，上一年，尽管在太原保卫战和汴京保卫战中军民们浴血抗敌，但是，由于朝廷的退让求和政策，并且罢免了抗金大臣李纲，金兵终于在 11 月 25 日攻占了京城，宋钦宗被迫战战兢兢地前往金营投降。大宋王朝混乱着，颤抖着。

而这一年更是多事，多愁。国事，家事，都让人那么愁。

2 月，金国得意地宣布，废掉宋徽宗和宋钦宗，将他们扣押在青城金营，立张邦昌为帝。

3 月，张邦昌伪楚建立。

赵明诚的母亲太夫人在这个时候病故。一年前，她离开住了多年的京都，与长子赵存诚和次子赵思诚逃难到江宁。她很不适应那里的气候，一直在生病。她病逝的消息一到，赵明诚立刻辞去淄州知府的官职，惶惶南下，奔母丧去了。

4 月，金兵俘虏了徽宗、钦宗北去。宫内被洗劫一空，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壁、铜人、刻漏、古器、浑天仪、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府库积蓄……这些东西再也不会有了。三千多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也被虏去沦为奴婢。他们每人每月只能领 5 斗稗子，还要自己动手舂成一斗八升米作为口粮。他们每年只能领取 5 把麻，必须自己织成衣服。此外，没有任何供给。那些不会织布的男子只好终年裸体。有时他们虽然有机会烤烤火，但出去取了柴禾再坐在火边，身上的皮肉就开始脱落，就像脱下一件衣服。要不了几天，人就得死掉。能活下来的，是一部分手艺人，比如那些会编席或刺绣的人，他们可以经常团坐在地上，以败席或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遮体取暖。

5月，仅仅存在了 32 天的伪楚政权倒台，逃离在外的宋徽宗的第 9 个儿子，也就是宋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在应天府即位，成为宋高宗。迫于紧急形势与众望，他重新任用李纲为宰相，开始做抗金的准备。宋朝还是宋朝，不过已不是从前的宋朝。它像一块云被风追赶着向南飘去，后来的历史学家称其为南宋。历史就是这样被成块地创造，成块地存在的。北宋，南宋。北宋的易安将有一个抉择。

8 月，赵明诚服丧期未满，就被起用任江宁知府兼江东经制副使。朝廷急需用人，他，一个忠心的臣子，什么也不说就去上任了。当然，他一边在忙着公务，一边也要惦记着独守青州归来堂的易安和那些他视如生命的书画古器。

一个月前，易安收到赵明诚的信。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夹带一份思念妻子的诗词，而是满纸的愁绪、思虑和紧张。他告诉她，金兵继续南侵是早晚的事。他催促她带上那些宝物，赶快起程去江宁。

事实上，自从上一年金兵攻下京城，易安和赵明诚就已经为他们的庞大的收藏忧虑了。他们经常坐在书房里，茫然地看着对方。后来，他们开始做一些必要的准备，把一些重要的东西恋恋不舍地装满大筐小箱，可又在怅然中拿出来。就这样装进去，又拿出来，拿出来，又装进去，他们不知道怎样做才好。他们无法预料这些宝物的结局。他们想，不管怎么说，南方应该是安全的。因此春天，赵明诚奔母丧时就带了一些自己最喜欢的书籍、字画和古器，存放在江宁，但这只是他们收藏中微小的一部分。

最近的一个多月里，易安已感觉不到收藏带给她的在声色犬马之上的快乐，实实在在地感到了辛苦和累赘。她和女仆行香、管家抱安以及家里其他的佣人，每天都在忙

着清理包装这些东西。整个青州的人都在准备逃难，所以车马成了最宝贵的物件，管家费了好大的周折才找到 15 辆车。易安思量再三，只装了两车的衣被杂物，而把那 13 辆车子全装上了书籍金石。可这些重要的东西也只能挑捡重中之重，她忍痛割爱，先甩去书籍中又重又大的印本，又去掉多幅重复的书画，最后把没有款识的古器留下。这样整理下来，15 车还是远远装不下。易安无限眷恋地抚摸着一些同样留有她和丈夫体温的物件，不得不把它们打入另册，这些物件是：一些由国子监雕印的监本书籍，因为是近年印出的，日后还可以找到；一些较为平常的画作；一些个头大、较占空间的古器。

到昨天晚上，15 车的东西全部装好，捆扎结实，停在后院里，只等今天一早就出发。管家抱安因为要留下看守这座塞满了主人宝贵物品的宅院，不能随车队同行，所以特别细心地做着这些工作。他给每一个车夫都发了足够多的赏钱，又特别找来一个无处可去的 17 岁的孤儿押车，这孩子有双大眼睛，显得人很机灵，也许因为他也姓赵，易安觉得带上他心里会踏实些。他叫赵十六郎。

忙完这一切，易安宽衣躺进行香为她准备好的长形木澡盆内。她一边往身上撩着水，一边还在想，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发明不过八九十年，世上就有这么多的书，几百年后该有多少书，人又怎么看得过来、收藏得起呢？不过，这个想法仅是一闪而过。携带着中草药味的热气熏得她昏昏欲睡，她不太相信管家采来的这些草药会真的好用，她知道自己是太累了。她怕就这样在澡盆里睡过去，赶忙抓起一把已被热水浸透的草药在身上擦了一遍，然后擦干身上的水，就上床了。穿内衣时，她看了看自己那从未动用过的小腹，只是因为年龄的原因微微有些隆起，她有些庆幸了。在日后逃难的旅途上，原来没有孩子的遗憾，倒变

成一件无所牵挂的轻松之事了。从现在开始，她不再为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孩子心酸。

她躺下后，开始还朦朦胧胧地听到行香在收拾她洗浴后留下的烂摊子，很快就什么也听不见了。但是她睡得很不踏实，差不多每一次鸡叫都给她留下朦胧的印象，很早就醒来了，可她又搞不清，鸡倒底叫了几遍。

易安最后一次坐到她的乌木梳妆台前。行香开始伺候她梳妆。

她端来一盆洗脸水，递上一块白棉帕子，等夫人洗好擦干了脸，抹上防冻防裂的油膏，再递上梳子。自从易安18岁嫁给赵明诚，行香就是夫人的人，她是被从女伎市场上买来送给易安的陪嫁。那时她12岁，比夫人小6岁。

女伎在那个没有战争，到处是莺歌燕舞的年代，是一支庞大的花枝招展的队伍。女伎就是这样一些被悉心调教出来的女孩：她们大都有着秀美的形体和相貌，具备多方面的技艺和才能；她们经常戴着花冠去皇宫里献艺，路上被市民们艳羡的目光追逐；她们是上至皇族下至高官富人阶层的宠爱和需要；她们是城市中流动的最耐人寻味的鲜花……因而，女伎出身的行香能读懂夫人写的词，会弹夫人的瑶琴，会一点武功，还会把夫人的头发梳出几个花样来。但夫人是个喜欢自己做事的人，只是年轻的时候偶尔玩玩，或是赵明诚远游要进家门时，她才让行香给她梳个特别的发型，调节一下心理和气氛。这二十多年绝大多数时间，夫人都是自己打理自己，行香仅是一个尽职的旁观者。

尽管如此，她比任何人都了解夫人。她发现夫人近年来白皙的皮肤干燥起来，所以她给从不涂脂抹粉的夫人弄来一瓶油膏。这是她能办到的事，有些事她无论怎样也无

法改变，比如夫人眼睛周围日益明显的皱纹，还有头上时不时就闪露出来的白发。皱纹和白发，在此刻，在黎明和烛光的交接处，虽然不像白天那样强烈地冲击人的视线，但只要有一个模糊的影子，行香就明白那影子的真实面目。她不由地想到夫人的年龄，44 岁，一个使女人已经不敢再想，也不愿再提及的年龄。

易安梳洗一新，准备去走未知的新的路途了。但临行前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处理。她首先将一些细软装进腰间的荷包和随身带的包袱内，梳妆台上还有几封她刚收到几天的信，也收在包袱内。

几封信，一封是赵明诚从江宁写来的，是七天前到的。他还是那么细心，告诉她路上怎么走，都有哪些驿站，还画了青州至江宁的路线图。易安回了信，告之行期，还附上一页她在重阳节时写的词《醉花阴》：

>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春天一别，他们有八九个月没见面了。词中的菊花在季节的后面已经干枯。一个月前易安给明诚写回信时，怎么也找不到这首词，就没能寄走，这回收拾东西才找到，原来被她夹在《左传》里了。

一封信是弟弟李迒的，他已带着家眷从老家明水去了南方的衢州。而两个妹妹还在明水。易安想念她们，自从前几年父母去世她回过一次老家后，再也没见过她们，可惜来不及去看她们了。或许到了南方可以见到弟弟。

还有一封信是隐居洛阳号称“洛川先生”的朱敦儒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给她和赵明诚的。朱李两家原有通家之宜，易安的父亲李格非与朱敦儒的父亲朱勃在绍圣年间曾同为为朝官，易安听父亲说起过，朱勃的诗歌写得不错，曾与苏轼有过唱和。在父亲撰写《洛阳名园记》的那些年头里，他每次去洛阳，都是住在朱家的祖屋，受到留守在那里的朱家人的照顾。

易安第一次见到朱敦儒，是在她刚进京城那一年，朱敦儒的父亲带着他来拜访李格非。当时， 19 岁的他已经是一个志行高洁、有学识、有威望的名士。后来她嫁给赵明诚，朱敦儒成为他们共同的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喝茶谈诗，纵论天下。再后来，易安和赵明诚来了青州，朱敦儒回了洛阳。但他们每年都要通上几封信，互报情况。两年前，他在信中谈到，宋钦宗召他到汴京，准备授予他学官，他说自己是麋鹿性情，喜欢悠闲旷达的生活，高官厚禄不是自己想要的，于是辞谢了皇上，又回到了洛阳。

现在，他在信中说，他已携家眷避难淮阴。国家破碎了，山河破碎了，不知日后能否再相见。他还不知道赵明诚已去了江宁，易安想，到江宁后再给他回信吧。

三天前，她还收到了兵部侍郎綦崇礼的回信，这位政和八年的进士，本是赵明诚的远亲，当年他们同在京城时，他非常看重赵明诚的学识和易安的词。易安和赵明诚也非常欣赏他的人品和作风，关于他，可以用下面这些词汇来说明：廉俭寡欲、洞晓音律、长歌慷慨、议论风生。所以，双方常常走动，分开了也时常通信。易安给他写信，是想打探一下确切的局势，青州乡间的消息毕竟迟滞不确。

綦崇礼大人的信，是他陪着皇帝在临安暂住时写了寄来的。那是一个易安陌生的城市，她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它真正的样子。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4 年后，自己竟然也到了那里，而且一住就是二十多年，而且就在那里老去。她刚住进临安城的那一年，就发生了一件她更想像不到的

事，幸得綦大人相救，她才免去三年的牢狱之灾，而只是受了九天的关押之苦。为此，她再一次给綦大人写过一封信，这封信竟和她的一部分诗词一样，流传扩散，绵延千古，惹得后世学人为她的身世争论不休。

看了綦大人的信，易安终于明白，自己一定得走了。朝廷里的政治斗争还和过去一样激烈，10 月里就逃到扬州的高宗，既想抗金笼络人心，又怕赶走金兵后，钦宗回来争夺皇位，所以对抗金之事三心二意，北方失地能否收回谁也不敢肯定。朝廷的官员，有钱有势的人，一些真正干事的人，都追随朝廷南下了，其中不仅有文官、文人学者和名人之后，还有岳飞、韩世忠这样的北方将领。

一个弱小的女人留在北方能干什么？

易安做的是走的准备，心下却是打算再回来的，但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这是一个谁也无法为自己的未来做出判断的年代。所以她又挑选了几件自己最喜欢的夏装，让行香打进包袱里。行香没有忘记在那些衣服里放上几片瑞脑香片，这是夫人最喜欢的一种香料。

易安还想再到各个房间看看。她明显感到房子里的寂静，这个早晨没有往日的早晨那样红火，这是因为她在昨天就辞掉了两个女厨和两个户外杂役。那两个女人哭哭啼啼地不想离去。她们不明白即将到来的一切将意味着什么，她们只知道做饭，愿意给夫人做事。她们恋恋不舍地走了，走前还拉着夫人的手说，等夫人回来，一定再叫她们回来，她们愿意伺候夫人一辈子。她们知道，自己这一辈子虽然是伺候人的命，但伺候的对象不同，她们的感受就不同。青州这乡间多的是土财主，在这样的人家里做活，时常要受些恶气。赵夫人这一走，她们真的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人家：家庭关系简单，主人和睦又有学识修养。在赵家做活是一种幸福，犯了错也不会受到惩罚，还可以学识字。当

时易安望着她们的背影，心中也一阵感慨。

厨房里飘出了二陈汤的气味，易安一走出卧室就闻到了。进入冬季，她每天早晨起床总是先喝上一碗汤药茶，提神养身，往常都是行香给她端到卧室里喝，然后她再去厨房吃饭，但今天她想到处看看，就自己到厨房里来了。

天已经亮起来，厨房里的蜡烛灭掉了。她看见管家抱安正在灶前烧火。炉子上，陶罐里的二陈汤正咕咕地冒着热气，那里面煮着半夏、橘红、白苻苓、生姜、甘炙和乌梅。已经有一碗汤先凉在饭桌上。

抱安看见夫人，忙把那碗凉下来的汤递给夫人，然后又垂下眼帘做自己的事。从昨天起，他的心里就涌动着离别的情绪，这使内向的他不敢与夫人的目光对视。

易安也不知在这个还未到最后分别的时刻，该对这个老实内向的人说什么，她想起昨晚澡盆里的草药，便说：“抱安，你把那些草药找出来，让行香给我带上吧。”

这句带有暗示安慰性质的话，让抱安频频地点头，但他还是不看夫人一眼，蹲下身去，一个劲地吹火。火中的灰尘迷了他的眼睛，他又借机使劲地揉眼睛。易安不忍再看他这样手足无措，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只有抱安自己知道：他的眼睛湿了。

院子里的雪已经有四指厚，上面有一行脚印通向后院的柴房，每一个脚印的尾部都拖着一个小尾巴，易安知道，这是抱安去抱烧柴时留下的，然后，上面又有新落下的雪填上去。她抬头看了看天空，灰茫茫的，雪比黎明时多了些亮色，悠悠地落着，没有停下的意思。

白雪使整个院落显得更加阔大，仿佛更能突显出这个院落的格局：面冲南的正房是易安和赵明诚的起居室、会客室、用餐室和厨房；东西两个厢房各有六间屋，是易安和赵明诚的书库。三趟房子构成了庄园的前院。在易安现

在看不到的正房的后边还有一趟房子，那是仆人们的起居室、粮屋、柴房和杂物间。两个正房之间构成了后院。不论前院后院，都有几株梅花立在雪上。

北宋的梅花。

易安的梅花。

不管人间事，也无意苦争春的梅花。

青州这大宅院在 1107 年的格局是：占地十余亩，一前一后的两座正房。它们以崭新和荒凉迎接了年轻的易安和赵明诚。它们文雅而坚固。它们是 1106 年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在汴京为相时买下的，为了防备不测，为给自己和家人一个退处。其后，事情发展的结果，正应了这不祥的预见。

那完全是朝廷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斗争的结果。易安私下里一直认为，出现这样的结果，也是因为公公赵挺之与自己的父亲李格非是完全不同的人。

他有一些好的品格。比如，他不像蔡京那样搜刮不义之财；他在出使时，既能保持大国的尊严，又能顺应皇帝的旨意，促成边界的和平；他在早年任地方官时，一次贪财的上级没有及时将皇帝的赏钱下发，被激怒的士卒手持棍棒冲进官府，大小官吏都吓跑了，而他却敢端坐于堂上，明察事由，发下赏钱，惩治了领头闹事的人，让事情得以平息。但他太好争斗，他与苏轼、黄庭坚以及后来蔡京的争斗，使他后半生的生活弥漫着硝烟并充满了凶险。

一切的根源在于他是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推行者。

关于神宗时代的王安石变法，曾引起新党和旧党两派的残酷争斗。元丰八年，神宗病逝后，一向反对变法而此时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陆续将因反对变法而遭贬逐的司马光、苏东坡等旧党人物召回京城，任以要职并在元祐

元年废除新法。新党人物被迫下台。随后，旧党核心人物司马光去世，旧党内部分裂为三派，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权利争夺。

在这样的情况下，推崇新法的赵挺之的命运当然是难以预料的。据说早年他在德州任通判时，想在那里推行新法——市易法，受到黄庭坚的激烈反对。因为黄庭坚在此任职，他知道这里的百姓穷到什么程度，不适合推行此法。两人的针锋相对闹得满城风雨。后来，黄庭坚被贬宜州。也是在这个时期，赵挺之参加馆职考试时，大学士苏东坡说：“赵挺之喜欢结交小人，学行都无可取之处，岂能参选？”因而赵挺之劾奏皇上，说苏东坡诽谤先帝，苏东坡即被贬职到临安。

赵挺之获得了暂时的胜利。当蔡京在朋党之争中得势成为宰相，开始他长达 20 余年的擅权的腐朽统治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迫不急待地大力迫害仇敌，在徽宗的支持下，将已去世的苏轼和一大批与之政见不同的官吏定为元祐党人。赵挺之当然不遗余力地相助，对自己的亲家竟也毫不手软。

那是 1102 年 7 月，易安出嫁的第二年，李格非因以文章受知于苏轼，也因他写的《洛阳名园记》一书批判了一些官吏的铺张奢糜，遭到蔡京之流的忌恨，自然也被株连列入元祐党籍，不得在京城任职，被罢提点京东路刑狱的职务。9 月，擅长书法的徽宗亲书元祐党人名单，令御书刻于石端礼门。名单上共有 120 人，李格非名列第 26 位，他的好友黄庭坚、晁补之、张耒都在其中。

而在这一年，赵挺之感觉自己像一只雄鹰，向着高天畅快地飞升。6 月升为尚书右丞，8 月又升为尚书左丞。他完全有能力为亲家公说句话，但他对此表示了顽固的沉默。他和独占相位的蔡京站在一起，不仅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

相同，还在于，他知道，这样有利于自己的升迁。

19 岁的易安在她高雅富丽的闺房里焦急不安，盼望着赵明诚放假从太学回来，去向他的丞相父亲求情。后来，她想，公公其实一直在生三儿子的气，因为赵明诚喜欢收藏苏轼、黄庭坚的诗文和书法，父亲大为痛恨，曾对儿子大发雷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易安明白，赵明诚的说情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她想了好几天，她的年轻的敏锐的头脑里仿佛还长着一双特殊的眼睛，看到了政治的滚滚波澜和它裹挟着的狡猾的锋芒。她决定写一首诗跪献给公公，一方面提醒他要提防蔡京，一方面希望他能放过自己的父亲。

易安是让婆母陪伴着进到公公的书房的。晚饭后，他正在烛光中摆弄自己的一些收藏品。赵明诚的热爱收藏，正是由于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婆母站立一边。易安跪向公公，将那首诗双手举过头顶。公公的摩挲着一件古器的手停下来，惊愕地看着一老一少两个女人。他急忙走过去接过了那首诗。

赵挺之早知三公子的这个媳妇有文才，但他一直以为她不过是写些风花雪月的小令罢了。读完了易安的诗，他暗暗地吃惊了，这丫头果然才学非凡，不过胆子也够大的了，政治是她这个小女子管得了的吗？她想把赵家毁掉吗？什么“何况人间父子情”，什么“炙手可热心可寒”。哼！他回到他大大的书桌前坐下，不满地看了儿媳一眼。想想媳妇毕竟不是儿子，不好直接发脾气，于是，他对她无声地摆了摆手。

易安固执地问：“您同意救我父亲？”目光含着企盼。

他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孩子，你让我好好想一想。”

易安一个人离去。心里有几分期盼，但她并没有得到踏实的感觉。

丞相看着自己书房的门合上，把那首诗揉成一团扔进墙角的小竹篓，重重地“哼”了一声。他开始重新摩挲那件古器。站在一边的夫人郭氏还想说什么，被他截住了。

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事，以后不要带她来找我。”

易安救父不成，但事情和那首诗的只言片语不知怎么流传开了。为她父亲的《洛阳名园记》写序的张耒在序中记载了此事，引用了“何况人间父子情”一句，说“识者哀之”。李格非的朋友晁补之一直赏识朋友女儿的才华，他在《郡斋读书志》中也记载了此事，引用了一句“炙手可热心可寒”。这样，易安自己都忘记了的那首诗，倒留下了这两个残句，同她的词一样流传着，只是她自己并不知道。

李格非丢了官，带着一家老小回了山东老家明水，他不是一个在意官位的人，所以在老家的日子很是平静悠闲，可“元祐党人”的罪名也株连到了女儿身上。第二年，皇帝下诏：元祐党人子弟不得在京居住，宗室不得与元祐党人子弟成婚。赵挺之害怕儿媳妇连累赵家，而夫人郭氏见儿媳结婚两年了，肚子一点动静也没有，再说，小两口的亲热让她的内心很不舒服，她背地里嘀咕着要儿子休妻。还在太学做学生的赵明诚不肯这样做，但迫于形势，不得不先将妻子送去明水老家。

他们分手时，双方之间的感情还是纯净的，没有任何杂质。谁也没有想到，另一个女人将走进他们无法控制的生活。

易安一去就是两年。两年里，她寄给丈夫的那些充满思念之情的词与少女时代写的那些词一样在京城流传，因为那些词写得太好了，赵明诚忍不住要拿给文朋诗友共赏。

赵挺之的心思没有白费，1105 年春末，蔡京推荐他当了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但是，到 6 月里，他开始与蔡京争权，因为他越来越看不惯蔡京的为所欲为。虽然他们

在政治观点上是一致的，但为人是不一样的。蔡京其实是个政治投机者，就王安石变法问题，他随着风向忽左忽右。他勾结宦官童贯，贿赂公行，卖官鬻爵。他们搜刮民财。他们引导皇帝尽情享乐。民间已经有民谣在流传：“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赵挺之已经明白，他和保守派的斗争，得利的其实是蔡京。对于这样的人，就是要想办法把他的权力夺过来。

于是，他一有机会便在皇上面前历数蔡京的奸恶，并且请求辞职，以避免蔡京对他的迫害。优柔的徽宗皇帝没有对蔡京的事表态，只是批准了他的请求，但让他以文学殿大学士的官职留在京城。10 月，他的三个儿子得以荫封，长子赵存诚为卫尉卿，次子赵思诚为秘书少监，季子赵明诚为鸿胪少卿。

半年后，赵挺之看到皇上这边没有什么动作，就准备晋见皇上请求回乡。行动的前一夜，天空出现了彗星，它拖着白色的散乱的尾巴，从人们头顶上散漫地扫过。人们把这看作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宫廷内外，人心惶惶，混乱中，一些谣言像被大风卷起的树叶满天飞舞。徽宗也感到害怕，心虚，他在想，是不是自己与妓女李师师的荒唐生活和蔡京打击异己、以权谋私、搜刮钱财的为所欲为行为得罪了上天？大难要临头了吗？他连忙召见了几个大臣，得到的进言是，蔡京主张立党人碑后，天下民心不安，现在慧星正是代表天意出现的，意在警告皇上要远离奸臣小人，才能保住皇位和天下平安。

徽宗坐在他的龙椅上，默默无语。

1106 年 2 月的一天，徽宗召见赵挺之，他忧心忡忡地说：“蔡京的所作所为，的确是你说的那样啊。”赵挺之趁机表明自己与蔡京的不同，建议皇上罢除蔡京，大赦元祐党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